

新西兰，许你一个不可复制的童话

1703 毛晨晨

我探出头，把舱外看得清清楚楚：蓝天，碧海。
抵达，遇见清晨的薄雾，深吸一口气，微凉，整个人也舒缓下来。

想象中的场景终于在车窗下方出现，我们把欢呼的机会留给珊瑚礁光晕般的姿色，一圈一圈漾开，边缘柔美，没去过的人真的不会相信，海水可以从印象画派画家的颜料盘涌入现实。

空气清凉而湿润，薄如轻纱的水雾已然飘过半山腰，绕着山林逐渐散去。

教堂整点的钟声划破了此时的宁静，又悠远地消逝了，仿佛不曾来过。童话中的仙境就这样出现在面前，我甚至还没准备好如何走进它。

向往奥克兰的人，都对慢调生活情有独钟，Lagom,一种刚好合适的状态，一如他们不仅不慢的脚步和偏爱的一切，那样让人感到舒适。

Auckland, too good to be true.

在 western spring，一群野生大鸟贪婪地享受着晨曦氤氲下的新奇，翘首打量着我们。

喜欢新西兰，可要用例证，记忆涌入却不知如何落笔。要知道，有些爱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，一如老舍喜爱的北平，是整个儿和他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……

在这里，有最坦诚的微笑。他们把家门敞开，迎接来自远方的我们；他们和我们分享 photo albums，细数成长的足迹；他们为我们准备爱心便当和美味的 meals，每一天都像是 birthday……你別不信……不过，你没去过可能真的不信，it's all too good to be true.

在 Devonport，一群孩子们大笑着，约定长大后一起回来，吹咸咸的海风，躺在造地上看天边云卷云舒。

我记得慈善义卖上很多的陌生人，放下比标价更高的善款，离去，只留一抹微笑和呆呆的我们。在 campsite，我们学会在 jungle 里搭建安全的帐篷，掌握了面对各种 tricky 场景的应急方法；我们把眼睛蒙上，相信彼此，摸索着攀爬崎岖的山；我们围着 Lillian Murray，她弹吉他我们唱，暖心的旋律像是来自很久以前的火焰，飘到很远很远的以后……

农场主 Peter 和 Anne 一家带我们挤牛奶，跑马，抱羊羔，剪羊毛，喂小牛……我们真的有机会一一亲历。我觉得他们有超级大的胸怀。我觉得自己终于跑进了自然的魔法世界。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嘿嘿。

奥克兰大学，嗯，天体物理学和 computer science 还有生物实验，嗯，嗯嗯，学好英语很重要，嘿嘿嘿。

我没能做到把记忆抄出来。在有些美好面前，言语无能为力。你看老舍都这样写，“可是，我真爱北平。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。我爱我的母亲。怎样爱？我说不出。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，我独自微微的笑着；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，我欲落泪。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，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。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。”那么聪明的你，一定知道的。

在新西兰，我有最甜软的梦

Too good to be true.